

在世界村行醫 生命更精采

簡守信醫師到印菲義診十餘次，為人生留下愛的烙印

他說：「只要有心，誰都做得到。」

文／院長室 顧問 陳于媯

同樣是行醫，簡守信醫師選擇走不一樣的道路。中國醫藥大學最近舉辦一系列「用音樂關懷生命」活動，簡醫師應邀到校演講，他講起自己參加慈濟國際人醫會，到印尼、菲律賓，甚至巴基斯坦義診十餘次的經驗，只問救人，不問地域，那種寬廣的胸懷，豐富了許多學生的心靈視野。

一名學生問：「如果在醫院任職，醫院有可能同意員工休假一兩個月出國義診嗎？」他回答說：「我們去義診都是用自己的休假，用自己的錢。例如去印尼義診，來回5天，花個一萬多元，談不上犧牲奉獻，但可以為人生留下深刻的烙印，很值得。」

現任慈濟大林醫院副院長的簡守信醫師說，他生在台北，長在台北，從不曾立過什麼要幫助弱小的偉大志向。台大畢業，完成住院醫師訓練，到沙烏地阿拉伯巡迴醫療一年後，原本要回台大醫院擔任主治醫師，有一次到花蓮支援醫療，發現當地連一位整形外科醫師都沒有，「反正台大那麼多醫師，不缺我一人」，他於是決定留在花蓮，這一留就留了12年。



簡守信醫師（攝影／游家鈞）

那麼多年來，始終留在最需要醫師的地方，簡守信對醫療和人性有了更深入的看法。坊間流傳一首新詩「歲月老人中藥店：自私半兩、諂媚7分、虛榮5錢、猜忌10克、貪婪足斤、嫉妒1塊、算計全用、狡滑不拘多少」他認為道盡了真實的人性。人性來自遺傳，也決定了行為模式，在過去食物嚴重欠缺的年代，為了生存，人們不得不自私、貪婪、算計，如果到了物資豐饒的現在也這麼做，只會造成人際關係的緊張，使得自己更不快樂。



慈濟國際人醫會在印尼、菲律賓義診時的病房借用學校場地，充分利用空間。（簡守信醫師提供）

他說，人類不像豹，可以獨活，人像螞蟻、蜜蜂一般，必須靠著互助合作來維繫生命。從粒線體追溯人類的起源，可以發現所有人類在遠古時期都有共同的母親。「落地為兄弟，何必骨肉親」，大家行有餘力，應該多關懷其他生命，醫師也一樣。他強調，醫師的職責雖是替人解決病痛，但是別忘了，可以發揮這項功能的地方並不限於醫院。

他先後隨團到印尼義診7次，菲律賓也有6至7次，足跡更遠至巴基斯坦，一次次義診，烙印在心中的是一個個對生命的感動。他記得印尼有一名中年婦人背負十幾公斤重的神經纖維瘤，沒錢就醫，他們幫她開刀切除後，她從此健步如飛；一名五十餘歲男子白內障影響視線，生活無法自理，他們做個小手術，他重見光明，再也不必依靠他人。另如唇顎裂、疝氣等天生缺陷，經由義診隊解決的，更是不計其數。

簡醫師以最簡單的割包皮為例，菲律賓的男孩如果沒有割包皮，會被認為缺乏男子氣概，有些人不想被恥笑，又付不起醫療費用，索性用竹片當刀子，自己動手割，經常引起併發症。義診隊一到當地，發現等著割包皮的人大排長龍，只好拿桌子組成大通鋪，十多名男童躺上去，一字排開，醫療人員分工合作，第一個人將挖了洞的布蓋住他們下體，第二個人打麻醉藥，第三個人揉一揉加速藥效，第四個人割，第五個人縫，如同工廠一貫化作業的生產線，分工合作，極有效率。這一批割完了，換下一批上陣。

他說：「這種方法在國人聽來不可思議，但是唯有因地制宜，才能解決問題。」這樣的因地制宜處處可見，他們在印尼和菲律賓常以學校教室權充病房；桌子當病床或手術檯，有的桌子太高，醫師就站在可口可樂的箱子上替病人開刀；蓋在病人身上的毯子印有華航標誌，原來是華航淘汰的機上用毯。



慈濟人在印菲義診時，對病患關懷備至。（簡守信醫師提供）

義診在醫療匱乏地區受歡迎的程度，令人歎為觀止。簡醫師秀出一張幻燈片，人山人海，他笑說：「這可不是F4開演唱會，而是在菲律賓等待義診的人群。」他們起初到海外義診，連手術用的電刀都必須自行帶去，如今在華僑的捐助下，場地和器具多已獲得解決。講到這裡，他感慨的說：「華僑是人醫會最大的助力，有些人總以正港的台灣人自居，殊不知很多事是無法切割的。」

他去年年底還到了因為大地震造成十餘萬人死傷的巴基斯坦義診，整整15天無法洗澡，卻絲毫不以為苦。他認為到有迫切需要的地方參與救援工作，更能了解人性的可貴和體認生命的價值。

另有學生好奇的問他：「美容醫學很熱門，當一位單純的整形外科醫師，收入應該會很好，您為什麼放棄這條路？」他笑說，大家提到整形外科往往只想到美容，其實除了美容，重建醫學是更重要的一環，況且他雖然沒有循著一般認定的路線走，但轉個彎，得到的更多。「我在大愛電視台主持的大愛醫生館已有一千多集，曾入圍金鐘獎，有那麼好的機會向民眾傳播健康訊息，在醫界應該是前無古人吧！」

他提醒學生們在求學階段，不僅要好好培養自己的專業能力，還要多參加社團，增加磨練的機會，建立廣泛的興趣，等到準備好了，將會發現擺在眼前的是一個寬廣的世界村，很多事等著自己去參與和關心，這種多元發展的人生才是有趣的人生。